

晨练  
◎陈顺源

## 一棵槐树千古情

◎严世进

人间最美四月天，鸟语花香柳如烟。我们随市作协去搬经采风，沿加力大桥北端左拐，到了今天行程的第一站，一眼就看到那棵千年古槐，我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，急忙迎上前去，抚摸它的枝干，心中荡漾着记忆的涟漪。

也不知是机缘巧合，还是命运使然，三十多年前的今天，我去加力乡任职，到村的第一站就是这里。这棵槐树虽只有四米多高，树干中空倒地，姿态古老奇特，历唐风经宋雨，凝明露成清霜，抗民国之风雨，享华夏之昌盛，已经度过了1200多个春秋。

这棵树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，至今仍散发出一股神秘力量。

宋朝年间，岳飞驻军泰州，总管通泰一带军马，一次，金兀术带领金兵侵犯泰州，被岳家军打得大败。金兵一路东逃，岳飞率领三千将士，出城一路追杀，经何庄八角井（护军井），一直追到搬经镇东首的冷庄村。将士们经过长时间的激战和追杀，实在太累了，见此情形，岳飞下令停在这里歇歇，自己把马拴在老槐树上。

此时正是大伏天，骄阳似火，酷热逼人，将士们挥汗如雨，口渴难当。岳飞在树下来回踱步，忽有习习凉风拂面而来，“冷庄村”果然“冷”了起来，岳家军索性蹲的蹲、坐的坐，尽享风凉。

村中百姓看到是岳家军来了，纷纷端茶送水，慰问将士，争睹岳元帅的英姿。岳飞见村民们这样热情，感激不已，士兵们也个个精神抖擞。岳飞告别百姓，跃身上

马，挥舞大刀，率领众将士，一鼓作气继续追杀金兵。此后，当地百姓爱护岳飞拴过战马的这棵老槐树，大人小孩从不攀折，并干脆把这村更名为拴马庄。由于岳家军在这里休息又给马加了料，增加了气力，乡村也随之更名为加力乡。

是啊，岳飞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。岳母曾在他的后背上纹刻了“精忠报国”四字为训，鼓励他奔赴前线杀敌为国，他身经百战，无一败北，连金军都发出感叹，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，他还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《满江红》。既然我们与岳飞有缘，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福气，这棵槐树我们一定要守护好。

那年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，我们请来中国盆景大师花汉民先生到加力指导，会商如何保护。花先生如约而至，我们一同来到槐树旁，他左瞧瞧、右看看，兴致勃勃地打开了话匣子：“因为工作关系，曾见过故宫的九龙槐、河南开封的铁塔槐、山东曲阜的孔庙槐，还有山西的洪洞大槐树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树龄长、树干粗、树冠大。加力的这棵槐树，中空斜卧，根部生长出四个枝干，这叫槐抱子，预示着这方水土的人子孙多多、福气满满。它的头部满枝新芽，有句老话，老枝新芽长寿啊，百岁老人还满头长新发呢。”幽默的话语迎得大家啧啧称赞。“它中空有自然和人为两个因素，但都不重要，它有残缺的美、强大的生命力，体现了一种特有的耐人寻味的精气神。我们在制作古桩盆景时，还满山寻

找裂开的树桩，实在找不到还想方设法淘空树干，让它有一种沧桑感，让它有一种风骨，我们追求的正是这棵树与生俱来的，也是我们要保护好、维护好它的意义所在。”“从美学意义上来说，这棵槐树还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就像一个人的睡姿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鹤发老者，斜躺着眯眼养精神，也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睡美人，媚眼笑看天上人间，可以这么说，这棵槐树是天下槐树一孤本。”大家听得津津有味。

“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，有一句话叫作‘九州山上一棵槐，要用槐杨转世来’，说明槐树生长很慢，据我的经验判断，这棵树已在千岁以上。”谈到该如何保护，他接着说，“一是要搞好头部支撑；二是要保证它周边环境整洁，不长杂草，通风向阳；三是不能人为折断枝干；四是适时施肥壅土。”

今天，老槐树依然屹立在如泰河畔，春发芽、夏开花、秋落叶、冬守望，与数代加力人和谐共生，护佑着脚下的万千百姓。在它的千年阅历里，伴随朝代更替，记载着加力人的故事，助燃抗日的烽火，迎接解放的大军，见证农村发展的历程。带着如皋的一批千岁同辈、百岁儿孙，共同扬起了如皋西乡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万年的流水，千年的情深。今天，我们再次拜谒这位历史老人，一种久寂情愫油然而生。临别，紧紧握住乡亲们的手，留下的是深深敬意，带走的是对千年古槐的敬畏。

江海  
风情玉兰  
一瓣

## 故乡的蒿团

◎张子然

春风中艾蒿破土而出，鸟羽状的叶片贴着地面四散开来，叶片上的白色绒毛，如雾，如霜。“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”萧，蒿也，此刻是妈妈日思夜想的家乡。

“我家孩子从城里回来了，想吃蒿团，有空的来一块儿帮忙啊！”舅奶奶一声呼唤，邻居的奶奶、婶婶们都热情地来帮忙。每到清明时节，我和妈妈最盼望的就是舅奶奶做的蒿团。

舅奶奶先领着我们小孩子来到田埂边摘蒿草。她从密密麻麻的杂草中轻轻掐出一小撮嫩叶放到我的手心。“看，这就是蒿草。”每次回来舅奶奶都会带我们这群在外地长大的孩子一点点认识老家。上一次也是在这条小路边，我学会了在麦田里认识荠菜。

舅奶奶将摘回来的蒿叶一片片洗净、焯水、切碎备用。婶婶、奶奶们已经用糯米粉和面粉和好了面团。我们小孩子则在大人的指挥下将蒿草碎揉进面团里。我费了半天劲，也没能揉匀，湿滑的面团还是沾满手指。婶婶、奶奶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指点着我，面团终于在我的手下开始变得服帖，被揉碎的蒿草叶星星点点分布其中，蒿草汁也充分渗透，把面团染成了淡淡青绿。

舅奶奶并不识字，也不善言辞，虽然从小到大，我能够回到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跟舅奶奶也只有几次短暂相处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早已是最熟悉、最亲近的家人。现在整个家族只有舅奶奶一直坚守在老家，在外婆这代人去大城市打拼立足的年代，妈妈这一代的几个孩子都是被送回老家，是在舅爷爷、舅奶奶的身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，他们靠着一亩三分地和不辞辛劳的耕作，在物质困乏、条件困难的年代养活了一大家子人。

如今，妈妈这一代人都已到中年，逢年过节总会带着孩子从外地专程回来看望舅奶奶，就像鸟儿飞回栖居的大树。如今舅奶奶已70多岁了，但依然坚持下地干活，不肯当个闲人。清明的蒿团、端午的粽子、腊月的香肠，每一年我们都会尝到她亲手做的各种节令食物。

舅奶奶舀上一勺花生芝麻馅，放在夹杂着蒿叶碎的面皮中，再包裹严实，揉成圆圆的球，一个蒿团就包好了。那馅料也是舅奶奶提前用花生碎、黑芝麻、猪油慢慢地捣成的。这个过程舅奶奶坚持自己亲手做，我知道她这是不想让孩子们记忆中的美好变了味。

没多久，灶台边热气升腾，清香四溢。孩子们叽叽喳喳地伸着头挤在灶台边。锅盖揭开，蒿团已从白绿相间变成了带着蒿草纹理的深绿色，蒿团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我终于吃到了自己亲手做的蒿团，一口咬下去，黏糯香甜、甜而不腻！大家看着我满足的样子，都笑了，“这孩子，真是跟她妈妈小时候一样呀！”

返沪时，舅奶奶依旧站在村口与我们挥别，路边的艾蒿也在风中挥舞着手掌。后备箱里跟过去的每一次都一样，又塞满了她种的蔬菜、养的走地鸡和一个一个攒下的鸡蛋。她的身影在我的视线中慢慢模糊，但她因为常年耕作而越发弯下的驼背、布满皱纹的脸、长满老茧的双手，却在我的心里越发清晰。

“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”艾，爱也。淡淡的艾香中，爱意婉转，思念深沉。

## 后院那株梅

◎陈剑辉

推开后窗，薄纱般的晨雾轻轻地罩着濠河，岸边的桃柳就像大写意国画里的色块，淡淡的艾绿，浅浅的粉红，随着团雾的飘移，在岸边浮动着、舞蹈着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窗外那株蜡梅的枝头泛出了点点鹅黄，更有一些赶在寒意尚未退去时萌生的嫩芽，此刻已经舒展出翠绿的叶片，娇弱得让人怜爱。

这株蜡梅是先父迁居此地时种下的。

这里曾是一个车队的机修屋，渗入地下的油污，以及铁屑和杂物早就毁了这一小块土地上植物的生计，加

上后院背阴，刚刚种下时玻璃杯粗细的这株蜡梅，生长了近三十年，根径依然只有盛饭的碗口般大小。

瘠薄、严苛环境中的蜡梅，苍老、嶙峋的枝干里积攒着有限的养分，但这并没有误了她年年的花期、岁岁的暗香。

梅花凌霜傲雪的坚韧和“谦谦君子”之风早已为无数文人墨客所讴歌、赞美，而后院中的这株蜡梅之于我，又多了另一层感悟，无论生长如何艰难，近三十年不误花期、芬芳如故，世间又有几人守信践诺以至于此呢？

前院有两株金桂，也是先父当